

【多元觀點】

朱子的學術思想與現代通識教育⁺

陳來^{*}



通識教育目前越來越得到關注大學教育的學者的重視。中國大陸目前通識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增加中國文化的經典課程，促進學生的中國文化認同，在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

我們知道，在方法論上，朱子哲學特別重視大學所謂「格物」和「致知」的問題。朱子一生學問致力於對儒家經典的重新詮釋，而對大學的幾個重要觀念的詮釋在他的整個經典系統中佔有重要的地位。朱子少年時即受教讀《大學》，臨終前仍在修改《大學章句》，他以超人的學識和智力，把終生的心力貢獻給這一篇短小的文獻的整理和解釋。這表明朱子對經典權威的尊重，和通過汲取古典的智慧並加以創新來發展人文價值的信念，朱子的這一努

力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此整個哲學被格物致知的問題所籠罩，「格物」與「致知」成為宋明理學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範疇。

朱子的格物說有雙重的性格，在朱子的格物說裡包含了探索事物道理、規律的認識意義，又強調道德意識的充分實現是格物的終極目的。在經典的訓詁和解釋方面，以格為窮，以物為物之理，格物即是窮理；有時亦訓格為至，格物即到事物上去。在朱子看來，既然《大學》條目中已經有誠意、正心這樣的德性條目，格物致知的入手處就應該指知識的學習和積累。因此，到物上去是去窮物之理，這和《易傳》的「窮理」之說又可以相通。格物說中包含的經典學習和對自然事物的考察的知性方面，不僅在朱子生時受到象山的屢屢反對，

⁺ 本文係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由本院、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與臺灣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兩岸朱子學與當代社會倫理研討會」發言提綱。

^{*}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

朱子學的知識取向在明代更受到了陽明的強烈批評。

事實上，朱子哲學中，讀書是格物的最主要的工夫，《朱子語類》的「讀書法」，記載了朱子教人如何讀書，特別是如何讀聖賢書的方法。雖然朱子自己的著作中並沒有把讀書明確作為一個哲學主題來討論，但讀書的問題處處滲透在朱子的哲學議論之中。鵝湖之會的最後，朱陸的爭辯集中在要不要肯定讀書作為學聖人的工夫，也反映出這一點。朱子所重視的格物工夫，其中主要的用力之方即是讀書，對讀書作為工夫的肯定以及以讀書為背景的哲學建構，是朱子對孔子「學」的思想的重要發展，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孔子之後，對「學」或由讀書以學的思想貢獻最大的人就是朱子。而朱子的思想即是為近古的士人（讀書人）提供的一套學為聖人的目標和方法。現代人教育水準普遍提高，朱子思想應較適宜於現代教育中學習者的需要。

其次，朱子所強調的格物和問學，很大程度上都是為了肯定經典講論在儒學中的正當地位。朱子對經典學習非常重視，朱子所推動的讀書主要也是讀聖賢之書，讀經典之書。雖然朱子作為哲學家畢生從事經典的詮釋，但由於朱子特別重視讀書人的經典學習，所以，他的經典詮釋，是表述形式上，特別注意適合一般士人對經典學習的需要。宋明學者並非都是如此，如王船山的《讀四書大全說》，是船山自己的思想著作，而不是用來教授學生的。朱子則不同，從《論語訓蒙口義》到《四書章句集注》，多數朱子的經典解釋著作都著眼於學生的經典學習，以幫助一般讀書人學習儒家經典著作為其著作目的之一。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識教育的經典學習中仍有參考的意義。

最後，朱子對經典學習，是持「德性」—「學問」相統一的立場，因此讀書與經典學

習，一方面，朱子始終以道問學的態度，主張人的為學向一切人文知識開放，注重精神發展的豐富性；但朱子並不是引導人走入專門性知識，是朝向超越專門知識，追求達到一種對全體世界的理解。這種態度最接近於通識教育的思想，即朱子真正強調的格物，不是追求一草一木的具體知識，而是達到對萬事萬物的「通識」理解，讀書的最終目的不是指向具體領域的物理，而是指向整個世界的普遍天理。另一方面，朱子也以尊德性的要求，要求讀書者把經典書中的道理與個人的涵養結合在一起，注重道德意識和價值情感的培養，涵養德性和品質，追求德性與知性的平衡發展，這也是與通識教育的宗旨相符合的。

近代中國教育、科學的發展，曾借用朱子學的格物致知觀念接引西方近代科學，是朱子學觀念在中國學術近代化發生積極作用的一個例子。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子學的格物論有益於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外，還應看到朱子學的格物致知思想更近於晚近受到大家重視的大學「通識教育」理念。因為朱子的格物說的確不是朝向某些專業的科學研究，而是重在培養學習者的綜合素質，培養學習者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解、多元眼界和寬闊胸懷。而通識教育的核心課程便是關於經典文本學習的課程，經典的意義在於經典是人類文明的成果，是人類文明在歷史篩選過程中經歷選擇而積累下來的精華，對經典的不斷學習與發展是文明的傳承的重要途徑，這正是朱子所始終重視的一點。由此可見，對於我們的通識教育來說，朱子的思想是孔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資源。